

旗手

岡察尔著

О. ГОНЧАР
ЗНАМЕНОСЦЫ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7 年版本譯出

旗 手

〔苏〕岡察尔著
袁水拍 史慎微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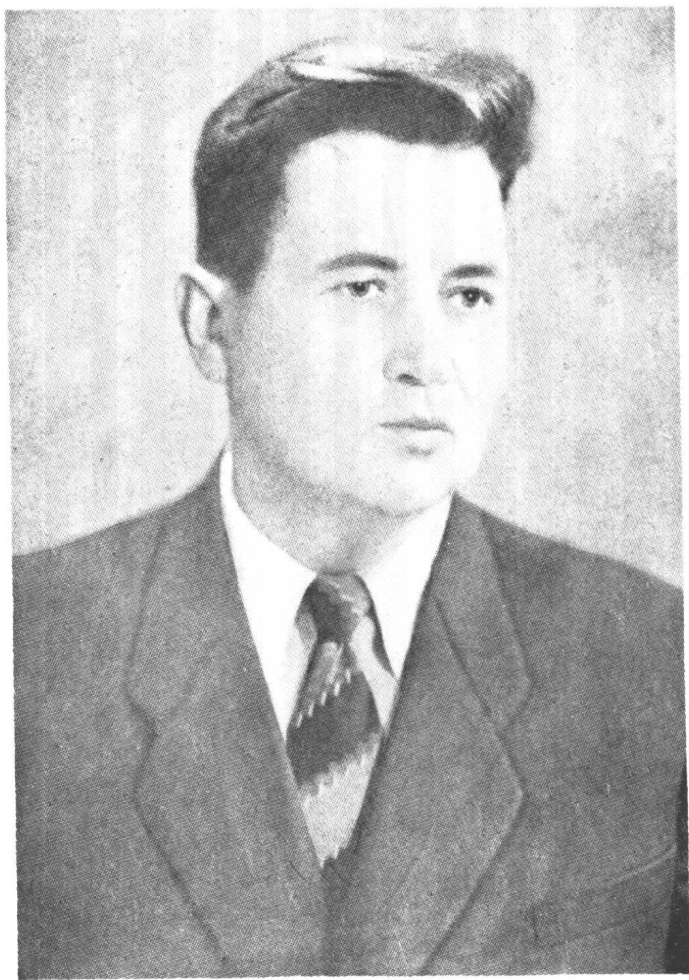
書号 0424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17 5/8 插頁11 字數389,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4,000 定价(八)2.10元



岡察尔

內 容 提 要

旗手是苏联著名作家岡察尔的一个三部曲。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概括力說明了苏联军队把欧洲人民从德寇蹂躏下解放出来的偉大使命；描繪了苏联战士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所發揮的最高度的英雄气概；揭示了苏維埃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力量；显示了他們对祖国无限的愛。小說第一部阿尔卑斯山描述苏联军队解放羅馬尼亚的經過；第二部藍色的多瑙河描写解放匈牙利的情况；第三部黄金的布拉格描写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詳情。書中的主人公是一些平凡的也是偉大的苏联人民，他們是愛好和平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愿为祖国献出一切的英勇战士，他們历尽艰險，徹底打垮了希特勒匪徒，把欧洲人民从法西斯的鐵鐐中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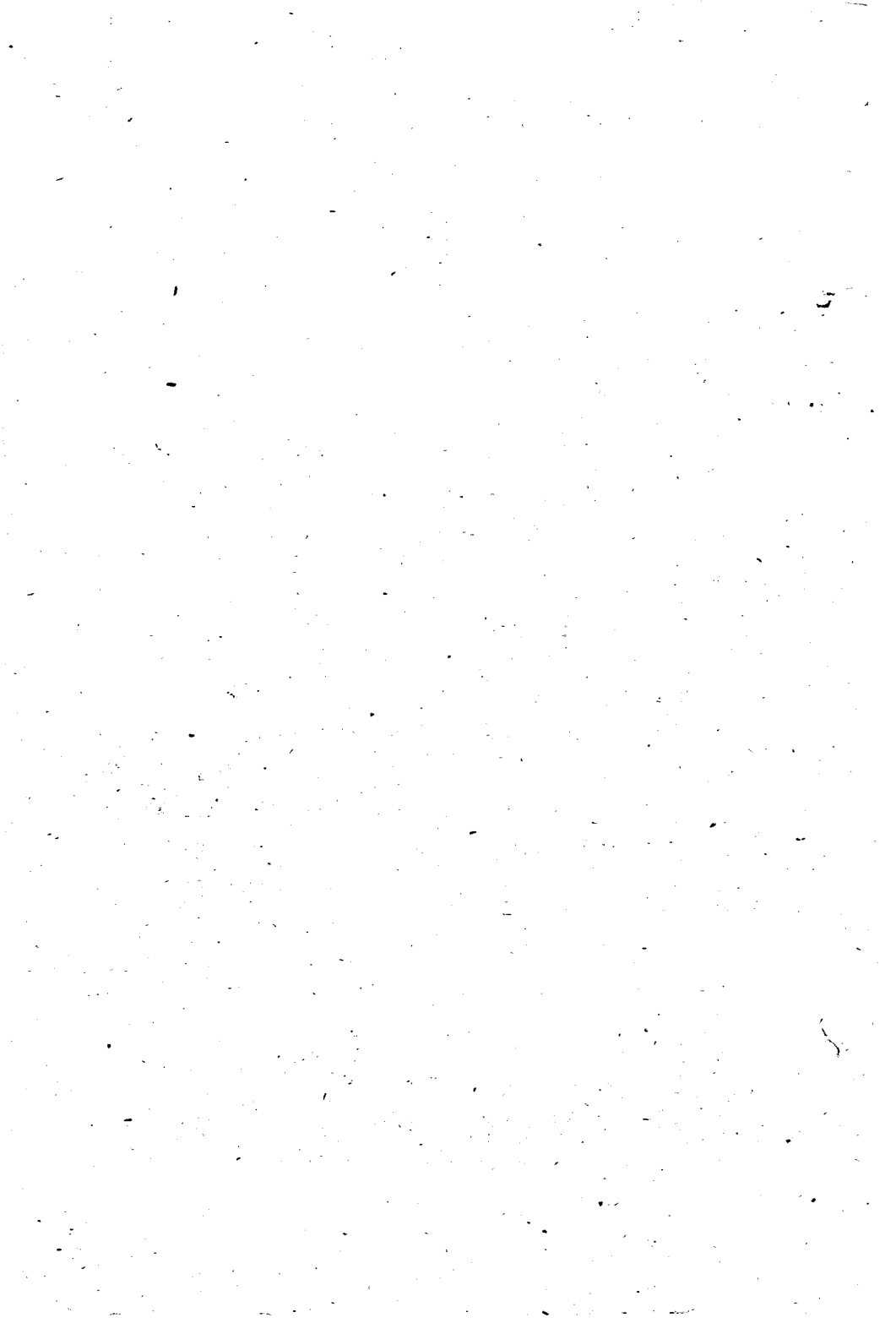
他們高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和鋼鐵般的意志是我們学习的光輝榜样，也是我們在保卫和平、击潰一切侵略者的斗争中汲取力量的无尽源泉。

目 次

第一部 阿尔卑斯山.....	1
第二部 藍色的多瑙河.....	199
第三部 黄金的布拉格.....	361
作者小傳.....	(伊·卡拉布金柯) 568

阿尔卑斯山





啊，俄罗斯的国土！

你已落在崗丘的那边了！

——伊戈尔远征記①

自从前进部队越过边境，消失在异国的圓崗后面以来，已經有好几天了。边防軍在渡口檢查另星小队和个别兵士的証件，他們正在赶上自己的队伍。新的边境标柱和有条紋的彩色崗亭仿佛从地里鉆出来似的，突然出現了。

啊，边境！我們重新回到这里了。現在这哨兵站的地点，就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所站的老地方。我們什么都沒有忘記，但是我們已經学会了許多东西。我們活着从經驗中长得壯健而聰明了。可是，你活着嗎？你这个胸前挂着鉄十字勳章、在数年以前的一个不祥的星期日从飞机上扔下第一顆炸彈炸毀我們边防哨所的敌国飛行員！那时候你會否想到，不到三年工夫，那在戰爭中誕生的新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的战士会穿着綠色軍服，重新在这条河边出現而渡过河去嗎？也許你會說：“这是命运！”是的，正义之师的命运总是光輝灿烂的！

1

当丘尼希走近边防哨所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正在和边防軍談話的矮壯而寬肩膀的中士，中士那剪得很短的赤褐色头发的头总是向前伸去，他的膀子这样弯着，好象他要悄悄地朝前去

突然捕捉一只躲藏在青草里的鸕鶿。据丘尼希记忆所及，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这个赤褐色头发的中士就是在这儿边境上服役的。现在他正以幽默的动作和惊叫表演他们初次挨炸时的情景。表演得最滑稽的是他怎样往柳树丛里躲藏，而在飞机象老鹰追田鼠那样追他时，他怎样觉得每个土坑都不够深而拼命往地下钻。现在中士象老虎一样弓起他那结实宽阔的背脊，大概一面还在回忆着当时他颤得多么厉害。那些日子啊！……

当边防军检查丘尼希的证件，再三盘问他的部队番号时，中士突然停止了讲述，向丘尼希问道：

“你是上第X部队去的吗？”

“是的。”

“同志，Буна Зива!① 我们是同路人！”

从中士的脸色上猜不出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说。在他那高颧骨的富于表情的脸上，从搭拉的眉毛下露出一付带着讽刺警觉的眼神，他脸上充满着一种打趣的假装傻里傻气的神色，从这种神气里可以期待着各种惊人的举动。战士们望着他就忍不住先笑了。

“少尉同志，只是请您原谅，我好象不记得您。”

“这不足为奇……这是我第一次上前线。”

“哦！”中士张大了嘴，仿佛听了这句话很是吃惊似的。“第一次！那么对不起，请您退后五步……。”

“什么？”

“……请您退后五步，让我向您敬个礼！”

① 古代俄罗斯文学中一部最伟大的著作，那是1185—1187年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

② 日安（莫尔达维亚语）。

丘尼希脹紅了臉。

“中士同志！”（中士一個勁兒地把腳跟碰得直响。）“您干嗎裝作帥克①的樣子？您的服裝怎么這樣不整齊？”

真的，中士的襯衫下邊露出在短軍服的外面，十分骯髒，這彷彿使他感到很窘。可是他的臉一點也不紅。依旧神色不變，簡直很難想象他曾經紅過臉的。他的臉即使在抹去了塵土以後，還是土灰色的，好像塵土永遠粘住在他的臉上。

“少尉同志，請您不要為了我的襯衫不干淨生氣！”他邊說邊把襯衫塞到軍服里面；他的眼皮神經質地抽搐着。“您要知道，這不是我母親洗的，而是前綫洗衣隊裏的女孩子們洗的，她們的手早已給肥皂裏的鹼質浸壞了。……唉，我的襯衫！不打緊，我馬上自己來把你洗干淨，在多瑙河裏把你洗干淨！……您穿的衣服當然不同啦！全是新的，干淨的，剛縫好的。請准許我問您，您從伏爾加河到烏克蘭是坐什麼車來的？大概是乘火車的吧！”

“是的。怎麼樣？”

“嗯……我是地上爬來的，”中士說，他的聲音低得簡直是在耳語，而且說得那麼坦直誠懇，使得丘尼希突然為了自己的急躁而感到不很自在。

“那麼您真的是從第X部隊來的嗎？”丘尼希問道，語氣已經緩和了。

“我起誓，這是真的！”

“嗯……那麼我們一塊兒走怎樣？”

“好極了，我和您已成一小隊了。我叫卡薩可夫。”

他們向邊防軍行了一个禮，就開始邁過那座幾天來已踏過

① 捷克作家雅·哈謝克的名著好兵帥克書中的主角。

几千只脚印的浮桥。

“同志們，祝你們平安！”边防軍追过来喊道。

“請你們等着我們从柏林打来的电报吧！”卡薩可夫严肃地回答。

渡口的松木板在脚下吱吱作响，太阳黯淡了，象要下雨。河流发出潺潺的水声，水面上浮起象銀色茼蒿花那样的泡沫，混浊的泥水象军队那样浩浩蕩蕩从某处高山上冲下，流入遙远的海里。前面，一块藍色的云朵从山后升起，渡口那边的道路往上伸展，好象在他們面前的不是云朵，而是一座山岭，而且那里也是可以走得到的。

卡薩可夫穿着繳获来的軍靴，統子又短又寬，穿着很象一个弯腿的騎兵。他用脚跟走路，身子傾向前面，一边走，一边告訴丘尼希，他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原来他在震伤以后，医院里曾用电疗灯給他治疗，使他在激动的时候不致于眼皮抽搐和两手颤抖。可是当他知道他的队伍已經和乌克兰第二方面軍一起越过边境时，他再也忍耐不住待在后方不做事情了。他十分想念弟兄們。

“啊，我多么向往呀，同志，”卡薩可夫說。“大概，对于女公民說来，我已經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看来，我一輩子是个小兵了。”

“一輩子是个小兵！”丘尼希笑道，他的态度改变变得善了。“只在从前有过一輩子当学生的人……順便問一句，您猜我是怎么样的人？”

“我猜您是刚从訓練学校出来的，对嗎？”

“是的。”

“当然不会猜錯的……我有一双偵察兵的眼睛。”

在道路上面的山上聳立着一根白色的柱子。他們爬高一看，這不是一根柱子而是一個曾經用石灰粉刷過的巨大的石十字架，上面遮着一塊擋雨板，由於日子長久，已經變得發黑而彎曲了。十字架上有一個聖象，它也由於日晒雨淋而變得發黑破裂了。

“您看，這是我們的‘П’記號，”卡薩可夫把大“П”字指給丘尼希看。这个大“П”字帶着一個指向西方的箭頭，用木炭大揮大舞地畫在聖象下面。“這就是說我們沒有走錯路。”

向西！向西！兩人好像發生了一個同樣的思想，同時回頭望着那下面的渡口，望着那再度成為邊界的河流。河流那邊，在顫動的霧氣下，伸展着祖國的邊疆。看來，如果沒有這個顫動的淡藍色的霧氣，整個國土就會十分清楚地展開在他們的眼前：上面都挖着壕溝的廣闊的綠色田野，燒毀的村莊，挨炸的城市和接連不斷的、堆滿着燒焦車輛殘骸的、被炸壞了的道路……被蹂躪的邊疆，血染的十字路，悲慘的戰場！從這裡你對於祖國的心情會覺得更其親切。

卡薩可夫的臉變得莊重起來，那種輕佻打趣的神色完全消失了。

“少尉同志！要是您在一年以前，我們剛剛進入烏克蘭時看見我們多好！……那時是春天，在黎明時候……飢餓，疲倦，泥濘沒到膝蓋……只要想一想：我們和烏克蘭分離了兩年，在兩年內，我們只聽到它怎樣在呻吟，從遠處望見它怎樣在燃燒。那兒是庫爾斯克省的盡頭，一走過那國營農場，我們知道就是烏克蘭了。在這以前我們有好幾夜沒有睡覺，吃的只是紅甜菜，但不知從哪兒來的力量，我們突擊佔領了國營農場，飛奔過田野。‘這兒已經是烏克蘭了！’共青團小組長耶洛斯拉夫看了——下地圖喊道。我們全體在那兒的人——西伯利亞人，塔吉克人，

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象一個人那樣都伏在地上，吻着土地……。而且，你會相信嗎？我們都象孩子那樣哭了起來呢？瞧，我們滿臉胡髭，沒戴帽子，穿着粘滿了污泥的軍大衣，全都跪在那荒蕪的田野上……咳！”

他們沒有注意烏云的陰影已經聚攏起來，崎嶇的大地暗了下來，好象搖晃的甲板，在他們的腳下微微搖動。他們第一次注意到，也是第一次感覺到這是外国的土地。雨點洒下來，从沙石中間，在褐色的尘土上，好象从爆炸彈里散出那樣，揚起了一陣輕烟。

“你的軍大衣呢，中士？”丘尼希一邊問，一邊脫下自己的軍大衣。

“我會找到一件的，”卡薩可夫隨便地回答了一句。“讓我們在這只小蘑菇①下面待一下吧！”中士就在圣象旁邊的擋雨板下面站停了。“圣者不會赶走我們吧？”

“他是救主……你躲在我的軍大衣下面吧，中士！”

兩人一起躲在軍大衣下面。

落在軍大衣上的雨點越來越大，而在那邊遙遠的下面，在祖国的那一邊，太陽却仍照耀着。白色的雨云，象一幅大帷幕，在田野上慢慢地移動，還沒有到達祖国的那邊。綠色田野上的陽光，向着這個異國的阴沉沉的山嶺，送來了最後一次的余輝。丘尼希還很年輕，束着幾條新皮帶。卡薩可夫在他旁邊僵着腰，免得站直時扯動了少尉的軍大衣。他們兩人好久仔細地望着陽光照射的遠方，仿佛想把它吞下心坎，隨身帶走似的。

① 指擋雨板。

“你是哪人呀？”丘尼希問卡薩可夫。

“頓巴斯。”

“家里父母亲写信来嗎？”

“我出身保育院，由矿工們撫养长大的。”

“你是个孤儿嗎？”

“孤儿！我怎么能算是个孤儿？孤儿是小孩子，而我已經……我多大啦？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是的……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

很响的雨点落在十字架上逐渐稀少了，雨水冲掉了圣象上的尘土，从釘着釘子的脚上流出一細股、一細股象鮮血似的紅水。

他們从擋雨板下走出来，卡薩可夫开始卷一支烟。

“他們的神灵跟我們一样，”他皺皺眉头望着白十字架說。

“为什么要釘他在十字架上？”

“哦，故事很长，”丘尼希沉着地回答，可是沒有把它講出来。

“就这样……往前向西嗎？”

“好，开步走！”

他們往前走去。湿泥粘住他們的皮鞋；此刻走路比剛才吃力了。

“这路多难走，”卡薩可夫忧郁地說。“那边就比較容易。”

他們再回头望一下。丘尼希的眼睛閃出光芒，变得更深邃了。他那面部的神气，就好象他站在队伍中，旗手們拿着学校的旗子在他面前經過。

“亲爱的祖国！”他不自覺地吐出这样一句話，声音象年青人那样响亮而庄严。对于卡薩可夫，这句话現在也显得真誠而实在，虽則他是一向听不慣任何“高調”的。“我們亲爱的祖国呀！”

“你等着我們吧，”中士說。“我們一定凱旋而归，否則就……永不回来！”

他們开始下山，祖国的土地很快就消失在山峰后面了。

陌生的田地展开在路边，分划成一条条又狭又长的田壟。

“这些小块的土地，看来甚至是奇怪的，”卡薩可夫說。“难道我們过去的土地也是这样嗎？”

丘尼希默默注視着这些模糊地沿着斜坡蜿蜒伸展的一小块、一小块貧瘠的田地。

“我还是不能想象欧洲是这个样子的，”卡薩可夫坦直地說。“我以为这儿是一片城市和乡鎮，到处都是熙熙攘攘，人們不会彼此相左。他們老是觉得領土不够……可是他們的乡村似乎比我们頓巴斯的村庄还稀呢。”

雨水洗过的庄稼显出鮮艳的綠色。排水沟旁整齐地长着一排排柔軟的秆子，多得象士兵一样。天又晴了，太阳又出来了。

一路走到第一个村庄，他們沒有碰到过人。只有石十字架在路边閃着白光，路牌上木炭划的記号全都指向西方。

村中打坏了窗子的农舍，門戶大开，好象在等待什么人。但是却沒有人进去，只有一些沒有主人变野了的家猫在跑来跑去。村里大街的墙上写滿字句，默默地說明了一支活跃的大軍剛剛从这里經過。墙上还留着它的愉快的回声：“伐西卡和柯里卡，赶上来！”“巴拉布哈带着公牛到了布加勒斯特！”（其实离开布加勒斯特还有好几百公里的敌人土地呢。）“弗拉其米洛夫，快走，別停留！”等等。而在这一些字句上面是：

Ⅱ——→Ⅱ——→和一支指向西方的巨大的箭头。

在空虛的村庄里，突然响起了鈴鼓声，一只提琴拉出了不入調的声音。一群赶上部队的战士圍成圓形，集合在一所顏色脫落的寒酸的农舍旁边。一个茨岡老人坐在土台上，用胡子压住提琴。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大眼睛的少年帶着一个鈴鼓。在他們面前，两个茨岡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拚命地跳舞，揚起了一片尘土。他們的卷发蓬乱，粗麻布的衬衫翻起很高，他們不时跳出一些花式，使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头儿使勁地喊着鼓励孩子們。当他看見丘尼希身上的軍官肩章时，就立刻跳起身来迎接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开始拉奏“喀秋莎”^①。丘尼希为了老头儿，为了他的諂媚，为了孩子們的可怜的跳舞而害臊。他拉住了卡薩可夫的胳膊說：

“走吧！”

可是中士一定要留下来。

“等一等，少尉……要知道这已經是西歐‘文化’的开端……讓我們来看一看吧！”

“你还会有机会看个饱的……好，够了，我們走吧！……”

他們又赶路了。

現在他們常碰到羅馬尼亞人和比薩拉比亞人，这些人在用牛車运送我們的伤兵。公牛在石子路上擦痛了蹄子，垂头喪气地癩着腿走，而那些穿着灰色短衣、戴着黑色高帽子的羅馬尼亞人，却拿着鞭子，在車旁緩慢地走着，好象古代美出粮食而运回魚盐的乌克兰的农民。有些人沿路用手把飼料喂給牲口吃。他

① 苏联的流行歌曲。

們被阳光晒得烏黑，又干又瘦，十分疲倦，瞪出一双忧郁的眼睛，活象永远站在他們国家路旁的白十字架上的圣象。有时候，在一輛牛車上，一个剪短了头发的士兵从一件染着血迹的軍大衣下面吃力地抬起头来。

“弟兄！……喂，弟兄……給一口烟抽吧。”

卡薩可夫把他剩下的烟給了他。丘尼希第一次懊悔自己不抽烟。

“距离前綫还远嗎？”卡薩可夫問了一声。

“哦……很远呢……”

“有多少公里呢？”

“我們……已走了两天两夜……”

伤兵們本能地不是以公里而是以时间来計算前綫的距离。

牛車一面走，一面吱吱发响。丘尼希几乎是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伤兵們。他們所到过的地方，他还没有去过。他觉得这些纏了綳帶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使他走在他們旁边为自己的健康紅潤而感到难为情，一股青春的热血涌了上来，他觉得脸上是热辣辣的。

他想象出自己已經躺在牛車上面，身上蓋着軍大衣，在每一次車子木輪碰在石头上时就痛得痙攣起来。

当夜他們住宿在一个沉默的羅馬尼亚人的农舍里，屋子里挤滿小孩和小雞，还有跳蚤。女主人張罗晚餐，請客人們吃小羊干酪，把一大块热气騰騰的玉蜀黍餅放在桌上，用一根綫划开。她的丈夫穿着生皮鞋，窄紧的羊毛袴，沉默地坐在床上，嘴里叨着一只烟斗，虽然这里面是一点烟絲也沒有的。又黑又脏的孩子都从屋角里惊恐地望着客人們。显然，他們感覺到很惊奇，为什么这些陌生人不要書本里所說的那样，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反